

彼岸花

作者: Man Man

Powered by [紙言](#)

薇薇

人們都說嬰孩的眼淚最為純潔，一雙旺旺的淚眼如何叫大人不疼惜。可世間總有例外，薇薇的淚水就摻雜著複雜的成分，如泉的淚水也並未為她贏得順意的命運。

根據幼兒園老師的說法，薇薇平時拒絕與別的小孩交流，常常嚎啕大哭，大哭大鬧的程度已達致擾人的級別。薇薇一天中難得比較乖巧的是「遊戲時間」——在別的小孩爭相奔向玩具車、相互推擠哭鬧的時候，她會默默退到一邊，在抽屜中拿出一大一小兩隻玩具龜，擺弄著它們，嘴裏一直囁嚅著甚麼。

大龜會保護小龜，如天下的父母都會保護孩子，薇薇想。

奇怪的是，父母眼中的薇薇與老師描述的根本不是同一個人——平日薇薇在家裏甚少哭鬧，是個精靈活潑的小孩。可無奈學校連番打來投訴電話，薇薇的母親也只能為她辦理轉校。

很多年後，依文替薇薇問起母親，為何不深究自己小時候在幼兒園和在家的表現大相逕庭，她毫不在意地說：「當時我忙著賺錢呢，況且我不認為我的小孩有甚麼問題。」不知為何，一股憤怒在依文心間莫名騰升。一瞬間，依文看到了薇薇的回憶——一個姓趙的女老師、灑滿一桌的水，畫面卻戛然而止，再也想不起來更多了。

依文知道，一定有甚麼發生過，只是薇薇將它們封存了。

//

在上學後，薇薇就失去了掌控淚水的能力，得了「淚失禁」的毛病。根據新校老師的描述，她總會在起床的時候莫名其妙地大哭。

但除此之外，她在其他活動中表現積極，和其他快樂的孩子沒甚麼兩樣。

薇薇其實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淚水為何會無端跑出來。每當哭泣的時候，她都有種和世界分割開來、快要被自己淚水溺死的感覺。她甚至清楚記得有一次，老師蹲在她臉前，咆哮著命令她停止哭泣，她使勁睜開眼睛，努力從夢魘中掙脫開來，內心其實十分疑惑：她為甚麼在哭？

//

後來因為搬家，薇薇再次被轉移到另一間幼兒園。察覺到自己起床後會不受控制地大哭，薇薇索性不睡覺了，和旁邊的小朋友玩起了無聊的整蠱遊戲——把被子的毛線扯下來，偷偷放到別人的頭上，再嘲笑他們有白頭髮。

的確很無聊，但至少避免了在新老師面前失態。

幼兒園畢業禮前一天，一個溫婉的女老師在白板上寫下了「欠」這個大字。她笑咪咪地告訴跟前的小孩，往後小學的手冊中會常常看見這個字。

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欠」字成為了日後薇薇最害怕的催淚符。

//

升上小學後，每當薇薇欠交功課，或是被老師輕輕責罵，她都會不受控制地大哭，哭鬧程度嚴重影響課堂秩序，老師常常要喚來社工把薇薇拖走。

其實薇薇多半在踏進社工室的瞬間已經清醒了，只不過她先前哭得太激烈，鼻子一抽一抽的，常常要花十幾分鐘才能說到一句完整的話。在薇薇的記憶中，重新踏進課室是最困難的事，畢竟剛才在全班面前大哭大鬧，狼狽地被人拉走，卻要在此之後若無其事地回到班房繼續上課。

毫無懸念地，薇薇受盡老師和同學們的白眼。

小息時同學間最流行角色扮演的遊戲，薇薇卻分配不到任何角色，只能坐在一旁看著她們。直到有一天，薇薇終於被一個充當導演的小孩叫上場的：「薇薇過來！你試試跟她對戲。」

薇薇木訥地走過去，跟她對戲的同學一看到她就哄堂大笑。「導演」忍不住大罵：「笑甚麼笑！你們看人家薇薇都沒有表情的。」說罷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薇薇呆在原地，置身事外地看著這場鬧劇，她也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對外界事物毫無反應、毫無情緒。

這個特點被同學們加以利用——「薇薇，你可不可以幫我問問那個男生喜不喜歡XXX？」，薇薇直接走到那個男生跟前問，男生臉頰通紅，遠處觀看的女生們則哈哈大笑。

幸運的是，薇薇認識到一個真心朋友，她沒有像別人一樣歧視薇薇愛哭的怪病。於是她們很快便成為無話不談的玩伴，放學後一聊電話就是幾個小時，常常是聽到對方電話裏頭家人責罵的聲音才戀戀不捨地掛電話。

可是，她始終不能真正幫助薇薇，因為她也不過是個小學生而已。

薇薇後來意外發現一個避風港——學校圖書館。書中盡是新奇刺激的事物，而她可以盡情遨遊其中，不用擔心自己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於是薇薇每個小息都跑到圖書館避難，中文水平也因此大幅提升，每年中文首十名皆榜上有名。

然而，薇薇的心病卻持續沒有改善，她只能在覺察自己情緒失控的時候快步跑進廁格，猶是如此，哭聲還是惹來了同學、老師，甚至校長的注意。薇薇無聲地朝人群大喊：「只要讓我一個人待著幾分鐘，我就能收住淚水，為甚麼你們要闖進來？像看怪物一樣看著我？」

有一天，薇薇終於忍不住告訴社工自己控制不住淚水的心理病，以及這個怪病導致自己被別人排斥的情況。社工微笑地點頭聆聽，轉頭一字不漏地告訴薇薇的母親。

「我警告你，你可以在社工面前故說八道，但拜託不要牽扯到我身上。」薇薇的母親惡狠狠地说。

後來，薇薇拒絕與社工分享更多。「我想跟一個完全不認識我身邊的人聊天。」薇薇淡淡地说。這樣，她就能毫不顧忌地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不必擔心自己的秘密漏進母親的耳中吧？

某次週會，薇薇被社工單獨叫了出來，一個素未謀面的女士微笑跟薇薇打招呼：「你好！我是校外的社工，知道你想跟別人聊天.....」驚愕、憤怒、失望，一下子湧上心頭，薇薇轉身跑走了。

薇薇決定以後都不說話了。

薇薇只會待所有人都睡著過後，才會跟床榻上的熊公仔訴說自己的寂寞。

「如果你能回應我，該有多好。」薇薇捋順熊公仔額前的毛，聲音中透著失落。

後來，薇薇真的聽到有人回應她，聲音來自於她的內心，沉穩中透著一絲清冷。薇薇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可以放心和她傾訴，而她總是會指引薇薇該如何改善在學校的劣勢。

薇薇愛哭的毛病自此大幅改善。一次，薇薇又欠交了一份功課，旁邊的同學喃喃道：「千萬不要哭... 千萬不要哭.....」，薇薇笑著告訴她，自己已經不會再為此而哭了。

薇薇有一整個學期都沒有哭過，操行第一次獲得了A-，也因此獲頒「操行獎」。升上高小，班上多了幾個插班生，薇薇認識到了新朋友，甚至成為了班群的言論發起人。

雖然薇薇變化很大，但她愛哭的形象深入人心，老師們始終不太喜歡她，生怕一不小心薇薇又故態復萌。薇薇想加入話劇組，老師卻連試鏡的資格也不願給她。

其實，她早已不是薇薇了，所以小學畢業後她為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雪莉。

雪莉

隔了一些時日，中學有一份「給小學老師感謝卡」的功課，雪莉畫了一顆淚珠，誠摯地為薇薇的病給老師道歉。

在選學會的表單中，雪莉毫不猶疑地勾選了話劇組，希望一完薇薇的願望，然而她失敗了——雪莉雖沒有薇薇愛哭的毛病，但卻十分文靜，這使得她難以在試鏡中脫穎而出，雪莉一度非常憎恨自己文靜的性格。

//

好景不長，中二那年，雪莉經歷了一件件毀滅性的大事，一朵朵血紅的彼岸花，悄然鋪滿了雪莉的心河澗。

那時雪莉經常進出醫院，探一個既熟悉又陌生，名為「供養者」的人。其實在看到病榻上的人時，她覺得自己應該悲傷，可內心卻始終毫無波瀾。

乖巧的雪莉再也沒有向母親拿過吃午飯的錢，母親乘勢勸說她不要在學校買午飯，加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譬如外面的食物煎炸油膩、多吃會易長胖……雪莉點頭答應，其實她點頭的真正原因是——她不願向一個她反感的人要錢。

可雪莉還是因為種種的不乖，多次被趕出家門。

後來，雪莉在英語話劇中終於得到了一個夢寐以求的登台機會，角色是 'Homeless' (無家者)。雪莉明明想笑，可唇角彎起時，卻有淚珠滑落面龐。

//

雪莉開始思考生存與死亡的議題。

她見識過社會最底層的糜爛、體會過被朋友棄絕的滋味。她不自覺注意馬路口穿梭的車輛、開始想像刀刃刺穿皮膚時濺出的鮮紅，各式各樣的死亡形態在她腦海浮現。

有時她又會為這樣的念頭掙扎，雪莉想：如果死了，自己的故事也將沉沒在瀚洋中，無人知曉了。

死也要死得有價值，在生命終結之前，有甚麼禮物可以遺給這個世界的呢？雪莉想到了血液，可香港的法定捐血年齡是16歲，她今年只有14歲。雪莉又想到了器官捐贈，於是她在網頁上註冊了自己的個人資料。

在某個約了朋友的下午，雪莉在車站收到確認電話。

「你好！早前你在網頁上登記了器官捐贈，想向你確認一下。」

「是的，是我本人。」

雪莉掛上電話，隨後若無其事地和朋友逛街聊天。

死亡的念頭一直輕飄飄地在雪莉腦海裏打轉，可是內心一把吊兒郎當的聲音與之角力。

「你還未捐過血呢，至少多等兩年吧！」

在看到一條關於大自然的記錄片時，那把聲音又調笑道：「依我看，你應該買重保險，再在喜瑪拉雅山上故意失足以下，所得賠償全數捐獻出去，這樣才霸氣嘛！」

「話說你還未出過國呢，就這樣葬身香港太憋屈了。」

某天，雪莉打開電視開啟YouTube，播放到一首名為"Friends"的歌時，她想打開字幕，意外發現有幾十種語言可選——老撾文、古吉拉特文、孟加拉文.....各式各樣奇怪的語言，它們彎彎曲曲如鬼畫符般。雪莉仔細端詳這些文字，心中久久未能平息。

真正令雪莉留戀人間的，是那把聲音的最後一句。

她一直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

但雪莉深知，通往世界的那扇門掛起了一把大鎖——英語。

於是，雪莉展開了提升英語的漫長旅途。她先是搜尋英語中最常用的3000詞表，把不會的單詞逐個輸入到手機應用程式，趁通勤的時候記單詞；也試過晨早起床記10至20個單詞連例句地抄錄在筆記簿上；甚或把單詞字卡貼滿整間屋.....

//

轉眼間，雪莉15歲了，達到了法定工作的最低年齡。

雪莉想趁暑假打工賺錢，於是她漁翁撒網式地向餐廳遞交工作申請，可是她長得有點幼態，且毫無工作經驗，不少工作申請都石沉大海。

只有一間餐館接納了雪莉的工作申請，雪莉獲分配在水吧工作。戴上黑色的頭巾，穿上橙色的制服，雪莉頭一次感受到了步入社會、營營役役的感覺。

雪莉在餐館結識到一個姨姨，她們偶爾會在午膳時閒聊。

「你看到那個小夥子了嗎？他精神有點問題，所以長期被上層欺負。」

「他在這裏工作多久了？」

「六年了。」雪莉瞪大了眼睛。

六年！工作半個月來她已經對枯燥的生活感到厭煩無比，實在難以想像眼前的年輕人在此磋砣了足足六載青春歲月。

「你之後想讀甚麼？」姨姨和藹地問。

「我想讀翻譯，因為我的夢想是環遊世界，跟外國人交流。」雪莉眨眨眼睛。

雪莉半個月賺來的工資因為一些原因被褫奪了，可她沒有放在心上。轉身離開餐館時，她告訴自己

要努力讀書，成為一個強者，如此將來便會有選擇，免於陷入被人脅迫、勞役、欺凌、剝奪的困境。

//

離職後，姨姨告訴雪莉她其實是一個已退休的英文老師，她被雪莉的熱誠觸動，所以自發想幫助她。她們每星期相約在圖書館裏，雪莉也在她的幫助下釐清了英語難懂的文法規則。

同一時間，雪莉驚喜發現了一個和外國人交流的聊天軟件，起初，每當她和外國人展開對話，她總會戰戰兢兢打一大串英文作自我介紹：

'Hi! My name is Shirley. I am from Hong Kong. Nice to meet you. Sorry this is my first time using this app. I truly want to improve my English...'

其實根本不會有人用一大長串英文作自我介紹，網上聊天人們從來都是抱著玩玩的心態。不過幸運的是，雪莉還是接觸到很多有趣的靈魂。

那個時候，雪莉的腦海中沒有「時差」的概念。難得放暑假，雪莉自然是日上三竿才起床，而起床的時候總會收到來自埃及的早安，雪莉不以為然，一直預設大家的時間都是一樣的。直到偶然一次才知道香港的中午十二點是埃及的早上六點。

「天哪，你為甚麼總是這麼早起床？」

「因為我們要早起冥想，這是伊斯蘭教的習俗，伊斯蘭教是我們的國教。」

「哈哈，因為你的宗教和我的懶洋洋，所以我們的時間對上了。」

又有一次，雪莉跟他抱怨家中的WIFI信號不穩定，他隨即告訴雪莉自己是主修電子相關的，或許可以幫上忙，雪莉於是按照他的指示，用相機把家中的路由器拍了個底朝天，再發送給他。

「你可以打開browser（瀏覽器）嗎？」他問。

「我要用screwdriver（螺絲批）來開嗎？」雪莉不明所以，還特意查了螺絲批的英文。

「？」

最後雪莉在他的指示下換了個WIFI密碼，WIFI速度好像真的有改善，雪莉嘖嘖稱奇。

「哈哈，我剛才竟然問你要不要用螺絲批開瀏覽器, Sorry for my poor English!」

//

雪莉還遇到了一個會打廣東話的歐洲人，雪莉好奇他是怎樣打字的。

「用拼音啊。」

「但是普通話拼音和廣東話拼音不同啊？」

然後他直接截圖怎麼打字，就是用普通話拼音打廣東話的字（一部分香港人都不懂得這種打字方法。）雪莉呆住了。

「但是我不會寫中文字。」他說。

熱心的雪莉拿了一張紙教他中文字的筆劃，把他嚇走了。

//

雪莉還遇到了一個會說多國語言的歐洲人，他現居北京，正在努力學中文，言談間他愛比較不同語言的分別和難點。

「你懂得日語，那學中文應該容易一點吧？」雪莉問。

「不，日語和中文完全不一樣。」

「德語最恐怖，某個詞還有五十種表達方式呢！」他又說。

雪莉的心中是欽佩的，畢竟她連英文也學不好。

//

雪莉接觸了很多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成長背景、有著不同學習語言的動機.....雪莉好像摸到了那扇通往世界之門的門框，而她確信門後最美麗的風景，是異國的人文風情。

雪莉更加堅定自己環遊世界的夢想。

內心想活下去的聲音已經完全取替了雪莉，於是她在開學前為自己取了一個新名字——依文。

依文

暑假過後，原本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班房中陌生的臉孔，與初中全然不同的課堂安排，三年的文憑試長跑在不知不覺間已拉開序幕。

依文失去了雪莉大部分的記憶。

只記得雪莉的曾經說過——
她想成為一個強者。
她希望有朝一日能環遊世界。

依文想，哪怕發了瘋也要幫雪莉實現這兩個夢想，因為那是雪莉活下去的信條。

隨後社運爆發、疫情肆虐，如此嚴峻的局面，依文的成績卻大幅躍升。風光背後的落寞，遺在夕陽西下燈柱的陰影中、遺在夜深對樓不滅的燈光中、遺在清晨薄暮冥冥的朦朧中。

不能成為一個得天獨厚的智者，那就成為一個天道酬勤的強者，依文這樣鞭策自己。

//

隨著大學聯招截止日期的逼近，同學們都在討論各自的升學路徑。依文由一而終都把目光鎖定在CU上，說不出緣由，就是生來的好感。

一天，依文認真查看CU學位的詳細資料，才發現CU行書院制，總數有九間書院，其中三間為「必宿」書院。儘管心中大致明白這個詞的意思，依文還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反覆查證這個詞是否真的就是自己理解的意思。

「必宿」就是必定有宿舍的意思。

依文呆住了——離開這個家，是薇薇、雪莉、依文三個人的共同夢想。

再查CU的其中一個課程：兩年海外交流是強制性的，分別是美國和丹麥。依文的眼睛亮了亮，這不就是雪莉夢想最好的實現嗎？

依文於是提交了自己心儀的院校和課程，但在此之後，壓力驟增。神科的門檻，沉重而遙不可及，壓垮了依文的精神健康。

//

依文最終沒有考上心儀的課程，也沒有成功進到所謂的「必宿」書院。書院結果公佈的那個晚上，得知自己沒有被選中，震驚、難過、失望……複雜的情緒，最後化作一幅從高處跳下的畫面，依文知道，雪莉要出來了。

在最絕望的時刻，也許上帝不忍，派了一位天使到依文身邊。

她有著和依文相似的家庭情況、相似的成績、相似的命運，唯一不同的，是她對結果的灑脫。

依文也就釋然了。

//

後來，
依文成功用特別理由申請了宿舍，
獲得了豐厚的獎學金，
到了丹麥鄰國——瑞典交換，
走訪過十七個國家，
捐了共八次血。

你認為這是故事的結局嗎？很抱歉，我想撕開現實殘酷的真相。

首先，物理層面上的離家不等於掙脫了內心的枷鎖。在長期的情緒操控和紊亂的飲食習慣下，依文還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和飲食失調症的邊緣掙扎。而且，她發現環遊世界並不是想像中的美好，依文在環遊世界的過程中甚至瀕臨崩潰，認為自己的夢碎了。

可是，這不是故事的最後結局。

依文會變得越來越強，背著雪莉和薇薇的夙願努力活下去。

未來，
伊文還會登陸喜馬拉雅山，
持續拓展世界的版圖，
以自己的故事激勵他人
並且繼續努力地、生存下去。

全文完